

周德东 / 著

三岔口

773 系列丛书…… 9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



90300142

三口

恐怖系列丛书⑨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岔口/周德东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4.5

ISBN 7-80171-437-7

I.三...

II.周...

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32447 号

三岔口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)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 字数 200 千字 插页 6

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5000 册

ISBN 7-80171-437-7/I·304

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:100007 1136 信箱

三岔口

周德东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引子

有一个小姐，她此时正走向黑天鹅宾馆。这时候当然是夜晚，整个城市华灯初上，姹紫嫣红。

餐厅门口停满了汽车，有三个酒气熏天的人又拉又扯又推又搽；发廊窗子里的光色是最香艳的，像一个个舞台，晃动着浓妆艳抹、发色奇特、衣着性感的女郎；歌厅和舞厅传出震耳欲聋的音乐，间杂着一种挑逗的怪音，那怪音总让人想到女人扭来扭去的臀部……

这个小姐扭来扭去地走进了黑天鹅宾馆。

她全身香得好像刚刚用香水淋浴过。头发长长的，墨黑墨黑，但是没有光泽，无疑是在某一家低档美容院焗的油。上身穿一件黑色低胸无袖衫，露出两只乳房的三分之一，还有两条完整的胳膊，那胳膊由于长期不劳动而保养得又软又嫩。下身穿一条牛仔短裙，只包住了屁股，紧得令人担心中缝的线会不会断裂。脚上穿一双高跟棕色皮鞋，鞋跟高得如同踩高跷——她不扭来

扭去是无法走路的。

路边,立着衣柜商场的广告牌,那是本市最大的一家女性服饰商场。广告语却十分蹩脚:走进“衣柜”,出来你就不再是你了!这个小姐慢慢停下来,盯着那个广告牌,打了个寒噤。

她突然感到了某种不祥。

壹:我去衣柜

两个月之前,黑天鹅宾馆发生过一起凶杀案。

被害人是甜蜜蜜歌厅的一个小姐。

当天晚上九点钟左右,她陪一个客人离开歌厅,从此再没有回来。

最后一个见到她的小姐回忆说,她是在歌厅门口碰到她的,她问她去哪里,她淡淡地说:“我去‘衣柜’。”

衣柜商场离甜蜜蜜歌厅只有两站路,她们经常到那里买衣服。当时,这个小姐以为被害人勾搭上了一个有钱人,要到“衣柜”去狠狠宰他一把呢。

因此,她还特意打量了那个男人一眼,由于歌厅门口光线暗淡,她只记得一个不明显的特征——那个客人长得很清秀。

最初,没有人意识到出事了,因为这里的小姐出台一夜不归是常事。直到三天后,依然不见她的影子,打她手机始终不开,最后,她的一个老乡报了案。

第四天上午，黑天鹅宾馆 307 房间发现了一具女尸。

那些天一直阴雨连绵。

黑天鹅宾馆 307 房间的客人总共预交了三天的房费，并且嘱咐服务员：不要打扫他的房间，也不要送开水。他如果需要，会给服务台打电话。服务员打扫其它房间时，始终看见他的房门外挂着“请勿打扰”的牌子。

第四天上午，前台不见这个客人来续房费，也不见他退房，就给三楼服务员打电话，让她提醒一下 307 的客人。

当天值班的服务员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儿，她刚刚上班才一周。她来到 307 房间门外按了半天门铃，里面都没有回应。最后，她用钥匙把门打开了。

房间里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，不见那个客人，也不见他的箱包。落地窗帘挡得严严实实。

她推开卫生间的门，里面空无一人。浴缸的白帘子挡着。她小心地撩开一个角，里面什么也没有。

她从卫生间里出来打电话，告诉前台客人已经离开。前台很不解：这个人没有退押金怎么就走了？

放下电话，这个服务员就要出去了。她走到门口，关了灯，正要走出去，又停住了，她回头看了看。

房间里静悄悄的，很幽暗。

她的眼光落在了衣柜的门上。

像大多数宾馆一样，衣柜镶嵌在卫生间对面的墙壁中，黑色的拉门没有关严，露出一条黑糊糊的缝隙。衣柜很高，很深，里面可以并排站三个人。

这个服务员到宾馆工作之后，一直对客房里的衣柜有一种恐惧，她每次收拾房间的时候，都不去碰它。

太大的空间或太小的空间都不会让人太注意，只有刚好可

以藏人的空间最让人发疹。看来人是最恐怖的。

这个服务员伸出手,轻轻拉开了那扇黑色的门,闻到了一股不好闻的臭味,接着她影影绰绰地看见黑暗中站着一个女人!

她低着头,黑发乱蓬蓬地垂下来。

她的身上没有穿任何衣服,像一只赤裸裸的白条鸡。

这个十九岁的女孩儿惊叫一声,拉开房门就跑,边跑边大叫着:“死人!死人!”

衣柜里的尸体正是甜蜜蜜歌厅的那个小姐。她被人用毛巾活活勒死,尸首僵硬之后,戳在了衣柜里。

公安局立即开始调查这起凶案。

经查,307的客人使用的身份证是假的。而且,他没有在房间里留下任何蛛丝马迹,比如指纹、鞋印、烟头、发丝,这就使侦破工作陷入了僵局。

惟一的线索是前台值班人员描述的长相——很清秀。

我们都知道,这世上只有两种人——清秀的和不清秀的,到哪儿查去?

黑天鹅宾馆经常有小姐出出入入。她们大多是初中毕业,却能够源源不断地赚来那些高中毕业的暴发户的钞票。可是,自从这起凶案发生之后,到这里觅食的鸡一下就绝迹了。

不用说,黑天鹅宾馆的生意也受到了一定影响。不过,它位于七河台市中心,硬件软件都很上档次,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

这不是,又有一个小姐来做生意了。

现在,她要去的就是黑天鹅宾馆 307 房间。

她站在广告牌前,一直在想那个小姐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:“我去‘衣柜’。”

貳：我来讨债……

最近，这个小姐陪客人的时候，经常听他们抱怨如今赚钱越来越难了，禁不住想：我连肉都卖不掉了，还能有什么好生意呢？

事实正是如此，她已经闲了两天没有客人了。

今天刚刚吃过晚饭，她就开始打电话联系业务。

她差不多把市内几家星级宾馆的电话都打遍了，也没有找到主顾。

最后，只剩下了黑天鹅宾馆。

她把心一横，拨通了黑天鹅宾馆的总机。

除了一部分房间没有客人，她打通了几十个电话。

有的是女客人，她不说话就把电话挂了。

剩下的那些男客人，有少数冷冰冰地拒绝，多数都在电话中兜圈子戏弄她，他们嬉皮笑脸地问价，追根刨底地探询具体的服务内容，最后就讨价还价——他们出的价完全是侮辱性的，毫无诚意。

这个小姐放下电话就破口大骂。

最后，只剩下 307 房间了。

犹豫了好长时间，她终于再一次拨通了黑天鹅宾馆的总机，要求转 307 房间。

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接了起来。

“哪位？”话筒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“先生，你要不要服务呀？”她柔声浪语地问。

“不需要，谢谢。”对方说完，就把电话挂了。

这是她今天打电话遇到的第一个彬彬有礼的男人。

她失望地发了一会儿呆，又给几个本市的老主顾打电话。他们不是出差在外，就是说老婆在家。她知道，他们多数在撒谎，这帮家伙喜新厌旧，一定是拿着钱去买鲜货了。

最后，她不甘心地把电话打到了黑天鹅宾馆 307 房间。

“你好，哪位？”

还是刚才那个男人。

“先生，你出门在外多寂寞呀，我陪陪你，保准让你神魂颠倒……”

没想到，还没等她说完，对方就很爽快地说了一句：“那好，你来吧。”

她阴暗的情绪顿时放了晴，匆匆打扮一番，就来了。

她没有乘电梯，而是从楼梯爬上了三层。

她轻手轻脚地走在楼道的猩红色地毯上，直接走到 307 房间门前，按响了门铃。

一个男人打开了门。

这个人中等个子，模样很清秀，尽管没有戴眼镜，但是一看就是个有知识的人。

他穿一件雪白的衬衫，领扣儿系得严严实实。下面穿一条笔挺的酱色西裤，一双酱色皮鞋，连帮底连接处的沟缝都一尘不染。

她特别注意到，他的指甲很洁净。

每次见到陌生的客人，她都会迅速瞄一瞄对方的指甲。她从指甲上可以判断出他大概是什么性格，干不干净，吝不吝啬，有

没有变态倾向,等等。

“请进。”男人说。

小姐一步就跨了进去。

也许是因为前不久那起凶案的缘故,她一进屋就感到心里有些别扭。

她瞟了瞟那个躲在墙壁里的衣柜,它关着,严丝合缝。接着,她看到这个男人的西服平放在另一张床上。

像他这么讲究的人应该把西服挂在衣柜里,不出褶,不落灰。看来,他很可能也知道这个房间的衣柜里死过人,不想打开它。

可是,他为什么还要这个房间呢?打折了?

厚厚的落地窗帘挡得严严的,只有床头灯亮着,有点幽暗。

她不喜欢太明亮。

她甚至希望她出入的所有地方都是黑暗的,两个人谁都看不见对方的脸,完事就走人。

对于她,已经不存在好不好意思的问题,她是太累了,只要对方能看见她的脸,她就得做出千娇百媚的样子来,甚至得伪装高潮,而她面对的永远是一张张丑恶而无耻的面孔。

她在床头坐下来,上身扭成“S”形,热辣辣地望着客人。

“你都提供什么服务?”男人坐在了对面的床边,双手放在膝盖上,有些不自然地问道。

“你想要什么,我就给什么。”

“那个……什么价?”他支支吾吾地问。

“哪个?”她撩了撩额角的黑发,它们却再一次滑下来,挡住了她的一只眼睛。

“那个。”

这时候,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响了一下,很轻微,好像是衣柜

的门。小姐的视线机灵地射了过去。

那声音又消失了。

小姐看了一会儿,把目光收回来,说:“三百。”

男人微微低下头,没有说什么。

小姐慢慢撩起无袖衫,露出两只蠢蠢欲动的奶子,娇嗲地说:“来,享用吧。”

男人突然伸过十只很干净的手指,把那两只乳房抓在了手里。

小姐顺势麻利地脱去了无袖衫,把床头灯关了。

房间里黑下来之后,外面的灯光从落地窗帘的缝隙挤进来。两个人开始用身体交谈。

男人伸嘴亲她,她敏捷地躲开了。

干这行的女人通常不愿意接吻。

干这种事,对于客人来说,是一种排泄;对于小姐来说,是没有任何欲望的一种体力劳动。她们像小孩一样嫌对方的口水脏。

两个人干着干着,突然,小姐停止了动作,竖起了耳朵。

男人低声问:“怎么了?”

小姐说:“有动静!”

“哪里?”男人似乎很紧张。

小姐静静听了一会儿,突然说:“你知不知道这个房间死过一个人?”

男人好像松了一口气,说:“我还以为是警察来了呢。”

“你知不知道?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两个多月前,有个女孩儿在这个房间里被人掐死了,尸体就藏在那个衣柜里……”

“她是干什么的?”

“跟我一样。”

“凶手抓到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男人突然笑了起来，笑得小姐毛骨悚然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男人憋着笑问。突然间，他的眼睛在黑暗中看似两个极深的黑洞。

小姐一把推开他，坐了起来：“你是谁？！”

男人把脸凑近小姐的脸，嗅着她泛滥的香水味，小声说：“你想不到那个衣柜里站一会儿？”

小姐的手脚一下就不听使唤了，她一边抖抖地穿衣服一边故作强硬地说：“你别吓唬我！想赖账？做梦！快付钱！”

这时衣柜里传出一个哆哆嗦嗦的寒冷声音：“还有我的钱……”

两个人的脑袋都猛地转向了衣柜方向。

“鬼！”小姐惊叫了一声，一下就从床上滚下去，缩在了靠窗的墙角。

“你是谁？”男人对着衣柜低声问。

“我来讨债……”那声音被衣柜的门挡着，显得十分遥远。

话音刚落，那衣柜的门就“吱吱呀呀”地拉开了，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硬撅撅地走了出来。

她披着一条白色浴巾，光着脚，透过垂在脸上的黑发，依稀可以看到她的脸像纸一样白，嘴角好像有一摊血。那双眼睛极其阴森，死死盯着那个男人。

她一步步逼向他。

男人也从床上滚下来，躲在了那个小姐的旁边。

那具行尸直挺挺地抬起一条大腿，跨到了床上，高高地走过

来,到了床边,又一步迈下来,继续走向男人。

那个小姐撒腿就跑。

她一直跑下楼,冲过大堂,站到大街上,这才停下来,气喘吁吁地回过头看了看。站在旋转门旁边的那个高个子保安愣愣地望着她。

她朝上看了看,宾馆有的房间亮着,有的房间黑着,她找不到哪一扇是 307 的窗子。

平了平喘息,她招手拦住了一辆的士,坐进去,转眼没了踪影。

叁:他把自己藏了起来

如果你心里有一个一辈子都不敢见面的人,那么,对于你说,这个世界就小得成了一个笼子。

一个,一个就够了。

因为,那个人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。

所以,你的灵魂每时每刻都会惴惴不安,杯弓蛇影,如履薄冰。你必须把自己藏起来,藏着藏着,最后你很可能把自己藏丢了。

所以,让我们堂堂正正地做人。

蒋中天就把自己藏了起来。

他大学毕业后,做了刊物编辑。他工作很卖力,四年后,熬到了副主编的位置,做二审工作。

那是一本内部刊物,往市县乡各级行政机关摊派,发行量虽然不小,但是并没有几个人看它,一期期地浪费着国家的木材。

蒋中天的薪水说高不高,说低不低。

他渐渐发现,这样的待遇最害人:让你永远撑不着,也永远饿不着。这种位置最容易让人变得平庸。

眼看着别人一个个腰缠万贯,宝马香车,他越来越焦躁不安。

他已经二十八岁了。

当今社会,发展越来越快,成功者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小,像他这个年龄的人,如果还没有做成大事业,那么至少应该找到了大事业的基点,已经生气勃勃地起步了。要是两者都不占,那么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。

蒋中天一直觉得他天生适合经商。

他生长在农村,十几岁之后才跟父母迁到了县城。小时候,他就懂得如何跟人做交易。

一次,老师让他们班的学生到野外割草,每个孩子的任务是五筐。

他懒得干活,一个人偷偷去麦田里捉蛐蛐了。天快黑的时候,大家要收工了,他才跑回来。累得腰酸背痛的孩子,听了蛐蛐的叫声,立即兴奋起来。他举着蛐蛐问道:“你们想不想要蛐蛐啊?”大家都说想。于是他提出:一只蛐蛐换半筐草。那些孩子纷纷围上来跟他交换。他吆喝大家排好队,一个个来。就这样,他在麦田里撒欢儿玩了一天,却得到了五筐草……

一个名人说:友谊是甜蜜的责任,它从来都不是一种机会。

这话不对。

蒋中天的一个朋友就给他带来了机会。

准确地说,这个朋友和蒋中天是高中同学。

他叫洪原。

蒋中天和洪原的老家都在外县,他们都是七河台市第七中学的寄读生,因此关系很好。

高中毕业后,蒋中天考上了大学,而洪原落榜了,一个人去了南方。

洪原落榜在大家的意料之中,他的学习成绩很糟糕,甚至一直排在班里最后几名。他画画还不错。

而蒋中天在班里是学习尖子。

连老师都不理解,蒋中天这样的好学生,怎么和洪原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

蒋中天心里清楚。

洪原这个人长得高大,结实,重感情,讲义气,他跟蒋中天在一起,实际上就是一个保护伞。

那时候,蒋中天喜欢上了邻班一个叫文馨的女生。

文馨长得很漂亮,不少社会上的小混混像苍蝇一样盯上了七中的这朵校花。文馨在学校补习功课回家晚了,常常遭到他们的堵截。

蒋中天承担了护送文馨回家的任务。

他长得文文气气,镇不住那些小混混。他们惧怕的是蒋中天旁边的洪原。

有一次,那些小混混终于跳出来叫嚣了。

三个。

其中有一个最瘦小的家伙叫李作文,蹲过号子。他从来都是光头,那主要是为了显示上面的几道菜刀疤痕。

他是头儿。

当时,天还没黑,但是太阳已经看不见了。

三个小混混都穿着大军工皮鞋,那是打架最好的武器。他们挡住了蒋中天他们三个学生的去路。

李作文手里拎着像李小龙用的那种二节棍,铁的,中间是亮晃晃的钢链子。

文馨当然知道这三个小混混突然冒出来是要干什么,她一下就缩到了蒋中天的身后了。

洪原直直地盯着那个晃晃悠悠的二节棍。

蒋中天见洪原没吱声,只好硬着头皮说了一句:“你们要干什么?”

李作文轻蔑地看了看他的脑袋,说:“我对你脑袋的形状不满意。”

蒋中天愣了一下,说:“你是什么意思?”

李作文观察着他的脑袋,自言自语地说:“方不方,圆不圆,需要好好修理一下……”

文馨紧张地拉了拉蒋中天的衣袖。

这时候,洪原依然没有说话,他还在傻傻地看李作文手里的二节棍。

蒋中天有些胆怯了,他没想到洪原这么窝囊。他外强中干地说:“我告诉你们,不要找麻烦,否则,大家都没有好果子吃!”

李作文看了看左右两个同伙,笑了,说:“你们看,所有人在挨打之前都说同样的话。”

这时候,洪原好像突然醒过神来,他谦虚地向李作文请教:“大哥,我问一下,这个二节棍砸过你自己的脑袋吗?”

李作文眯起眼,慢慢把视线转向了洪原。他盯了他足足有两分钟,终于开口了:“英雄,你得付出代价。”

洪原把黄书包从肩上摘下来,递给了蒋中天,说:“你带文馨